

浅析巴金《家》中女性的悲剧形象

叶海波 曾炎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长坪镇长坪中学 湖北 襄阳 441518)

【摘要】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巴金在其代表作《家》中为我们讲述了高家悲欢离合的历史，同时刻画了许多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对青年人尤其是对那些柔弱而善良的女子的束缚和毒害。文章从鸣凤、梅、瑞珏等几个典型形象入手，分析巴金《家》中女性的悲剧形象和悲剧根源。

【关键词】女性的悲剧女性；封建专制和礼教；传统观念；女性观

一、《家》中的悲剧女性形象

1、梦想破灭的无助女孩——鸣凤

鸣凤出身穷苦人家，九岁失去母亲后被送到高公馆做丫头。于是“听命令，做苦事，流眼泪，吃打骂”成为她“平凡生活中的点缀”。她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一个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明安排好了的”，所以她对于自己的境遇是“顺受的，毫不抱怨，毫不诉苦的。像大海一样，它接受了一切，吞下了一切，可是它连一点吼声也没有。”在高公馆，她尽心服侍少爷觉慧，这期间她萌生了对觉慧的纯真爱情，爱情的出现成为鸣凤寂寞生活中最美的一瞬，不幸的出生使她在生活中渴望被人关注，也渴望得到爱的温暖。出于她的美丽善良纯洁，鸣凤得到高公馆中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三少爷的觉慧的爱。鸣凤视觉慧为她梦中的救星，这也只能是梦中的一个幻想，现实中的觉慧能成为她的救星吗？不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觉慧在鸣凤心中的地位。她爱他，信任他。对他的爱没有一点怀疑一点瑕疵。当传言冯乐山要娶鸣凤做小老婆时，她对觉慧做出了这样的承诺：“我不去！我决不跟别人，我向你诅咒！”^[1]如此坚决的诅咒，如此纯真的爱情。最后，鸣凤以身殉情，为了这样一个承诺，为了一个她深爱着的，为了一个不能信守诺言保护她，将她无言的放弃了觉慧。

对她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觉慧了，但觉慧那样冷淡地对待她，甚至觉得她还没有他的工作重要，这让她心酸，更让她心痛。所以她选择了投湖自尽的方式来殉自己的爱情。当她痛苦的徘徊在湖边的时候，她多么想将自己的心事告诉觉慧，多么希望觉慧来救她。但这一切都只是她的幻想。当觉慧听到坐在轿子里鸣凤的哭声时（此时，觉慧还不知道鸣凤已经投湖自尽，他就当轿子里的是鸣凤），他就急忙的躲进了高公馆。这时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对鸣凤的情。鸣凤的死是对广大婢女悲惨命运的不平和反抗，是对吃人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愤怒控诉。鸣凤的悲剧在于她根本不知道造成她悲剧的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她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和驯化，把一切的不幸都归之与命运的捉弄。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把自己的求生希望寄托在神明和主子身上，而不曾想过做自己的主人。

2、服从命运安排的可怜女性——婉儿

婉儿是高家三房的婢女。她长得眉清目秀，乖巧可爱，比鸣凤大一岁。她同鸣凤一样，最终也落得了悲惨的结局，成为封建礼教与封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因为鸣凤的自杀，她不得被迫代替鸣凤嫁给冯乐山做姨太太。在出嫁上轿的时候她又哭又叫，拼命挣扎着的样子，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会流下同情的泪水。但是灭绝人性的封建专制者却活生生地把这样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子往火坑里推，断送了她的一生幸福。走时，她告诉丫头倩儿在给鸣凤烧纸时也给她烧上。可见此时的婉儿，人虽活着，但已心灰意冷，只等待命运的拨弄。在冯家她受尽打骂和蹂躏，她也曾想过走鸣凤的路一死了之。但生活的折磨逐渐使她坚强起来，生活在召唤她，未来在吸引她，她不想死，她要活。“既然都是命，我何必怕他们，该死就该死，不该死就活下去。他们欺负我，我也不在乎。我心想我年轻，今年还不到20岁，我总会死在你们后

头。我会看到你们一个一个的结果。”如果鸣凤是以毁灭自己以示清白和反抗的话，那么婉儿就是以活下去的勇气，笑着残暴统治者的灭亡。这里，尽管她还存在一定的宿命论思想，尽管她对今后生活的认识还很朦胧；但这种生活的意志之中，同样体现了青年女性的抗争精神^[2]。

如果说鸣凤和婉儿的悲剧是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的必然结果。那么作为贵族阶级少奶奶的钱梅芬和瑞珏的悲剧命运所展示的则主要是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野蛮与残酷。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待《家》中的悲剧女性形象

巴金在《家》中塑造的悲剧女性令读者动容，也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封建社会及其封建体系，但若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观照这些女性形象又可以发现，在这些女性形象中潜藏着作家巴金具有传统女性女性观，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进行分析。也许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的设计正是作家不自觉的女性观呈现的结果。所谓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指在文学批评中以女性主义为立场与角度的批评。它要求以女性视角重新阅读文本，以揭露男性文学中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丰富多元的话语，它反映了对她们从属与弱势地位的不满。他们反对传统文化对女性形象的贬低与歪曲。强调尊重和顺应女性的自身特点。

鲁迅说：“悲剧是将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恩格斯说：“悲剧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4]在文学艺术中，通过正义和邪恶，光明与黑暗，美与丑，现实与理想的尖锐冲突，反映人类高尚的毁灭，这是悲剧美的一个重要属性。

朱光潜也说：“秀美的东西往往是娇小、柔弱——它是不会反抗的。”秀美感与怜悯感有“紧密联系”，“在秀美带有一点悲哀的时候，与悲剧感最接近。”^[5]同时《家》中的女性都具有惊人的才华：鸣凤聪明过人，甚至超过琴；梅对话中常用古诗，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女性；瑞珏能书会画，心灵手巧。她们都是正逢青春而没有青春，是正该施展才华却免不了悲惨的结局，她们的毁灭就是对封建专制制度毁灭人性美的控诉。

《家》为我们塑造的梅、瑞珏、鸣凤等形象，给人物画廊增添了一批著名的艺术典型。她们闪烁出灼人的光亮，警醒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省。这也暗示出作者的深意：妇女要解放必须逃出封建家庭，不能向封建专制和封建婚姻妥协，必须把自己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反抗黑暗的现实社会；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取得男女平等的权利，争取独立的经济权和自由意志，这才是妇女解放的真正道路。

参考文献

- [1] 贾玉民. 论巴金小说的悲剧美[J]. 郑州大学学报, 1996(1).
- [2] 阎焱东.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C].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6.
- [3] 吴定宇. 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相撞击的火花——论巴金《家》的文化价值[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1988(2).